

这是一个打开世界地图的年代

# 1793

## 乾隆英使 觐见记



◎ 马戛尔尼 原著 刘半农 原译

◎ 林延清 解读

天朝上国与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，  
东西方文明的正式对话；近代中国不断错失  
历史机遇的开始，埋藏在乾隆盛世到鴉  
片战争的历史玄机；这是读清史的人怎么也  
绕不过去的事件。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  
首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。 附年 一二〇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一七九三乾隆英使覲见记

马夏尔尼原著 刘半农原译  
林廷清编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与狮的对话:英使觐见乾隆记/(英)马戛尔尼著;  
刘半农译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5.2

(洋眼看中国)

ISBN 7-201-04944-5

I. 龙... II. ①马...②刘... III. 史料—中国—清代  
IV. K249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8258 号

---

作 者	马戛尔尼著 刘半农译 林延清解读
组 稿	张献忠 伍绍东
责任编辑	伍绍东
图书设计	汤磊
出 版 人	刘晓津
出版发行	天津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(300051)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tjrm.com.cn">http://www.tjrm.com.cn</a>
邮 箱	qhzh@tjrm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8.75
字 数	110千字
版 次	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## 致 读 者

1793年,中国无大事。

但是就在这一年,中国发生了一件令研究清史和读历史的人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事件——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,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出使中国。

这是“天朝上国”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,然而,英国的目的是为通商贸易,而清政府一开始却以为是弱国的进贡与朝拜,这就造成了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和冲突。

历史上记录这次事件的,有当时使团的副使斯当东写的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,法国费加罗报主编阿兰·佩雷菲特《停滞的帝国——两个世界的撞击》等。

本书为马戛尔尼本人所写的日记,由著名语言学家刘半农翻译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,特请南开大学林延清教

授作了解读，并搜集相关资料，添加了当页注及两个附录，解读文字附于日记之后。

马夏尔尼是位大学者，文笔细腻而生动，将这段历史描述得绘声绘色，鲜活而灵动；一百多年后，诗人、语言学家刘半农，在“睁眼看世界”的思潮涌动之下翻译出这本书，带着救国图强的目的，充满了励精图治的激情，半文半白的语言，翻译得精到而有趣味；林教授的解读，则是两百多年岁月后的沉淀和静观，用清澈的理性读出了历史的无限遗憾和沉痛，以供世人警醒和借鉴。

三支笔不约而同地在三个不同的历史坐标点上，就同一个历史事件写出自己的观点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版本。

编 者

2006年3月

# 序

刘半农

自西人航海东来，壮游之士，笔其闻见以告邦人子弟者，马可波罗而后，继起之书，已千五百余种。不佞庸余涉猎，所读亦六十余种，于中纰缪驳杂，肆为妄谈者居十一二，而摭拾浮言，结构一本臆测者居五六，要皆西人所谓“一点钟之书”，书朝出而夕可求诸拍卖之肆者也。外如卡尔女士《慈禧写照记》，濮兰德《慈禧外纪》之属，书虽不多，而或本躬历，或根考据。类能剔抉隐秘，道人未道，以补正史之缺，此掌故之士之所珍，足以流传久远者也。而吾尤爱《乾隆英使觐见记》一书。书凡三卷，英使马戛尔尼自述。凡纯皇之政见起居，内庭服御之侈靡，朝臣之庸碌，有司百僚之趋跄奔走，酬应供张之繁缛，编户齐民之活计疾苦，罔不按其目击耳食所及，一一记之，而于叩首礼之争执，诸家笔记记之未备者，陈述尤详。西人恒言历史之学，乃置白首于青年之肩，使述往事以诏来者。客夏苦热，吾初读此书，亦恍如一白首老人坐吾旁，为吾

娓娓道乾隆遗事，旦而午，午而暮，不复觉热之来袭吾体。是吾译此书，文笔虽劣，而与吾有同好者，或不致遽谓是书为“一点钟之书”也。

尤有进者，濮兰德《清室外纪》有言，英使来华，所求互派公使，推广商业，议订税则诸事。中朝一不之许，但赐以文绮珍玩令归，故英使所得，文绮珍玩而外，仅有本人及随员之笔记而已，吾则谓此笔记之值，重于文绮珍玩为倍万，而重于所求诸事者，为倍亦百，盖自有此书，而吾国内情，向之闭关自守，不以示人者，至此乃尽为英人所烛。彼其尺进寸，益穷日之力，合有形无形以谋我者，未始非此书为其先导也。

吾昔主某报，尝自西报译一文曰《华人古代之冒险精神》，为美使柔克义演词。内言十五世纪，明人与南洋诸岛，交际已繁，甚有远达非洲北部者。其坚毅果敢，殆不在西人之后。惜商人重利，不能属文；间有受帝王之命，往求犬马珍好，且以游记进呈者，又复志在媚兹一人，所记多荒渺无稽，参以神鬼怪异，阅之足令人大噁，而帝王悦之，谓其人多能，且加奖焉。是以华人虽自古即与海外通，而其茫然于海外实情仍如是也。柔氏之责明人者如此，彼有清一代，膺命出使者，奚止十数辈，所为书，亦奚止十数种，而一观其书，除庸盒笔记精核可贵外，剿袭陈说者有



之，但记宴游琐事者有之，己不能作，而令书胥为之者有之，甚至某使懵懂不解事，出洋考政，惧无以复命，阴属留学生数辈，为撰游记，而以千金易其稿，荒谬至此，亦能望其有裨国是耶！

彼西人记吾国事之书，虽千五百种，中精确者仅仅十之一二，然已弱人之国而有余吾国虚糜国帑，豢无数不辨菽麦之星使，而其归束，不过以无用之书，祸及梓氏，吾译此书，不禁感慨系之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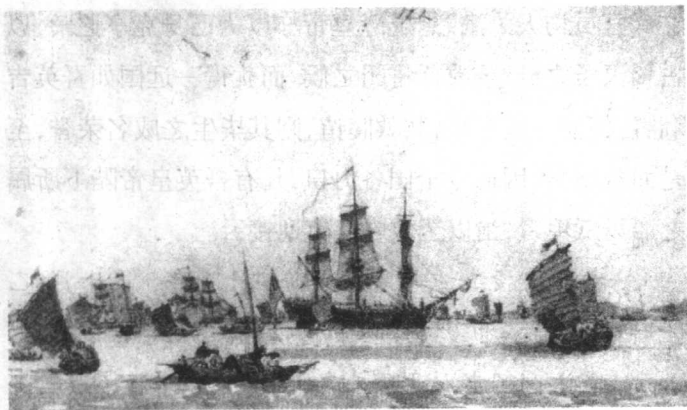
民国五年春江阴刘复半农父识

乾隆英使覲见记

马夏尔尼  
刘半农 译 著



1793年6月15日, 礼拜六。吾船“狮子”号, 自交趾支那之多伦海湾出发, 向中国开行。同行者有三船, 一为“印度斯坦”号, 较大。余二船, 一曰“夏考尔”; 一曰“克拉伦司”, 均二桅之小帆船也。



停泊在舟山群岛前, 配备有 64 门炮的“狮子号”战舰。

19日 礼拜三。下午二时, 中国大陆已隐隐可见, 其方向则罗盘中之“东北偏北”也。

20日礼拜四。晨六时，下碇于辣得郎海口。余命史但顿勋爵、密司忒麦克斯威尔、甲必丹麦金吐司<sup>①</sup>三人，登陆报告吾船抵埠之息耗，顾以此时一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。

译者按：尔时交通机关尚未大备，海外商船之来华营业者，不能如现时之川流不息，仅能按季往来一次，且必结伙同行，互相照应，故云然。

即欧洲各国商人之营业于东方者，亦多在澳门，故报告而后，岸上未有若何之举动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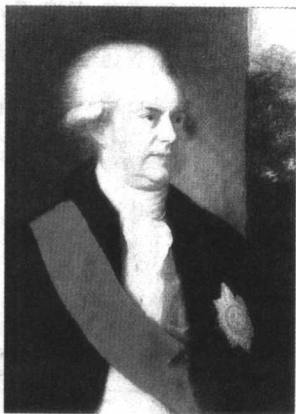
22日礼拜六。下午，史但顿勋爵回船，言得澳门消息，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，文武官员均大为满意。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，以古稀天子之身，至政幕将闭之候。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，使使万里东来，共敦睦谊，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，至是而益增矣。因通令全国各海口，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，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。

译者按：《东华录》乾隆五十七年，冬十月，乙酉，上谕：军机大臣郭世勋等奏，据洋商蔡世文等禀，有英吉利国夷人波啣哑唵啞啞等来广禀称，该国王

① 史但顿：现译为斯当东，马夏尔尼的副手。麦克斯威尔：使团的秘书。麦金吐司：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，“印度斯坦”号船长。甲必丹，即 capital，船长。——编者（若无特殊说明，后注都为编者所加）

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，未及叩祝，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，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，并译出原禀进呈，阅其情词，极为恭顺恳挚，自应准其所请，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，即在天津进口赴京。但海洋风帆无定，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，亦未可知，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，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，毋得稍有迟误。至该国贡船虽据夷人禀称，约于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，但洋船行走，风信靡常，或迟到数月或早到数月难以预定。该督抚等应飭属随时禀报，遵照妥办。再该贡船到天津时，若大船难以进口，著穆腾额预备小船，即将贡物拨运起岸，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，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、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。将此传谕各督抚，并谕郭世勋盛住知之。

28日礼拜五。向归山岛（译音）驶行。因雾重天黑，与“印度斯坦”船及两二桅小帆船相失。先是东印度公司主事者曾派甲必丹柏乐克



马戛尔尼

滔<sup>①</sup>，驾一二桅帆船“勉励”号驶往归山岛，令其游弋该处，候至六月三十日为止，俾与吾船相值。

30日礼拜。海面不见“勉励”号船之踪迹，遍问中国渔船，亦鲜有见者。此间中国渔船极多，数以千计，望之满目都是，碧波如镜，缀此无数小舟，至足观也。

吾船下碇后，即有一华人，业领港者，率其所属上船参观。此人虽业领港，顾始终未见一船宏大如吾“狮子”船者，故觉事事新奇，称誉不止。

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吾“狮子”船体积既大，建造复迥与华船不同，故抵此之后，一时人人诧为奇观，谓极海陆工程之能事矣。尔时上船观者甚众，拥挤不堪名状。船上执事之人，初以自居客地，不能施号令于地主，听其自由登船，不加禁阻。后以登船者多逗留徘徊不肯即去，而未及登者复呼噪欲上，互相推挤。不得已，乃请彼辈看毕而后，即立时上岸，以便后来者得登船一饱眼福。此辈上船后，遂各处随意乱走，不问有无禁入之地，致船上水手大为所苦，然尚肯自守规则，未有野蛮之举动，于中有少数之人状貌粗蠢，若全无知识者，盖下流社会也。

后于舱中见壁间悬一中国皇帝之御容，彼辈立即俯伏于

① 柏乐克滔：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，“勉励”号船长。

地以至恭敬之状，向地皮亲吻数四。

译者按：以意度之，当是磕头，而外人误为向地皮亲吻，抑何可笑。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彼辈向地皮亲吻，起立，而后咸向吾辈作喜色，似谓汝辈外国人，乃亦敬重吾中国皇帝，悬其像于船中，殊足感谢也。

7月1日礼拜一。吾船与“印度斯坦”号、“戛考尔”号、“克拉伦司”号三船相遇。

自上月十九以至今日，无日不雨，无日不雾，天色沉黑如晦，有时加以风警，航行至此，困苦已极。其中晴畅者仅有一日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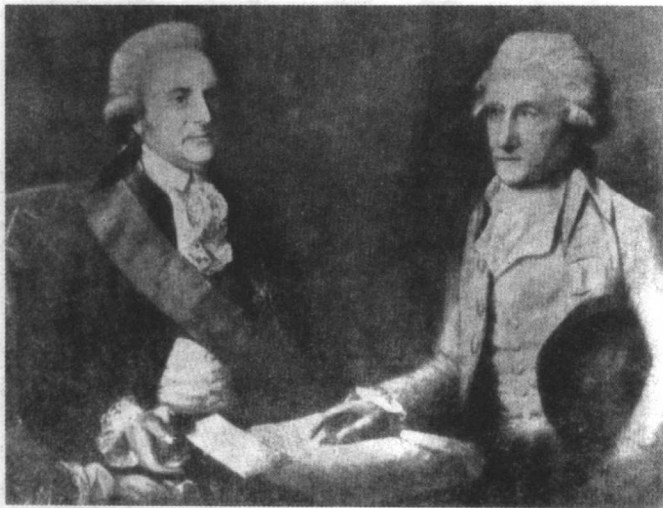
3日礼拜三。抵珠山下碇。

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“克拉伦司”船下碇未几，即有当地之文武官员数人上船，询问一切。其中有一商人略解英语，为充舌人。余即问曰：吾船到此，鸣炮七响以为敬礼，何岸上答礼之炮仅有三响？彼言：中国风俗不论何事敬礼之炮以三声为限，三声以外，即为政府所不许。余又问：吾船开炮时，炮口平指，岸上开炮则炮口向上，何耶？彼曰：炮口向上，为防避危险起见。前此广东某英国船，曾以开放敬炮之故，击毙中国人二名，致开炮者不免于刑戮。



故吾辈小心谨慎，不敢以炮口平指。且吾中国风俗，  
炮口平指唯有击人，平时用之即为大不敬云。

吾即遣史但顿勋爵乘“克拉伦司”船，入城与当地官长商  
量，俾得一熟悉海路之人，为吾船引港，以便开往天津。吾  
船停泊之处，盖在城东五十英里许。



马夏尔尼和斯当东

7日礼拜。史但顿勋爵回船，与二引港人俱。引港人  
言：他种船只均可直抵天津，独“狮子”船体积太大，吃水  
太深，至庙岛后即不能再进。又言：庙岛地近登州，居北直  
隶海湾之入口，北直隶海湾浅而多沙，停泊之地绝少。自  
此往庙岛约四日之程云。史但顿勋爵亦言：抵城后，得此